

話 劇

陈有生修鍋炉

浙江話劇团集体創作



东海文艺出版社

繼浙江省文藝創作大躍進大會之後，許多文藝工作者又為省先進生產（工作）者代表會議寫了好多劇本。話劇“陳有生修鍋爐”，是其中較優秀的一個。陳有生同志是我省著名的勞動模範，他的事跡是值得我們歌頌的。浙江話劇團向他進行了訪問，並以躍進的姿態把劇本趕寫出來，在會上演出後，受到了代表們熱烈的歡迎，獲得了好評。這個劇本思想內容好，有一定的藝術質量；人物不多，導具簡單，適合廣大職工、農村業餘劇團演出。因此，我們徵求了浙江話劇團的同意，迅速的把它出版，以供給各地的需要。

編 輯 部

一九五八年五月

編 劇 說 明

“陈有生修鍋炉”是一个独幕二場的小型話劇。剧本通过陈有生同志为某工厂修理鍋炉一事，反映了他忘我劳动的精神与工人阶级的高貴品質。陈有生同志是浙江省工会联合会付主席，同时又是先进生产者、劳动模范。他在党的培养与教育下，忠诚于党的事业。他深入群众、依靠群众并发动教育群众，找到了出事故的原因，修好了鍋炉，使工厂恢复了生产。

这个剧本，是我們浙江話劇团处于緊張地送戏上門的情况下，挤時間为省先进生产（工作）者代表會議演出而赶写出来的。我們采用集体創作的方法：通过訪問，搜集材料，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加以适当虛構，确定剧本提綱，然后以一天一夜的时间，边排边改边写台詞把它写成。

陈有生同志的先进事迹是非常丰富的，这次我們只写了他无数次修鍋炉中的一次，因限于時間，限于水平，仅这一点还未能反映得完善，希望同志們看后，多多提出批評并提供宝貴意見，使我們今后进一步把剧本修改好。

浙江話劇团

一九五八年五月一日

116380

陳有生修鍋爐

人物：

陳有生 省工會副主席。四十多歲。

周 華 省工會辦公室的秘書。女，二十多歲。

黃廠長 某絲織廠廠長。三十歲左右。

張工程師 黃廠長請來檢修鍋爐的工程師。
四十多歲。

鄧主任 鍋爐車間主任，二十七歲。

趙師傅 司爐工人。五十多歲。

錢玉清 趙師傅的徒弟，司爐工人。二十三歲。

李金鳳 女工，錢玉清的愛人。二十歲。

孫菊英 女工。二十六歲。

第一場

時間：初冬的一個早晨。

地點：省工會副主席辦公室。

布景：一間普通的辦公室，陳設整齊樸實，正面靠右有一門通外面，靠左有一窗，正中挂着毛主席象。毛主席象前面，放着一對沙發和茶几，是工會副主席接待客人用的。靠門口放着一張小辦公桌，桌上有電話機和一些文具，抽屜里放了一些文件，這是周華辦公的。右台口放着一只公文櫃。台右前方，放着一張大辦公桌，桌傍有一只小方凳。

〔幕啟：室內無人，電話鈴急响。〕

〔片刻，周華提一提包上。接電話，對方已挂斷。放下電話，收拾屋子，清理文件。電話鈴又响。〕

周華：（接電話）喂，那里？……我是省工會……什麼？听不清楚呀？……哎呀，把耳朵都震聾了！不是要你大聲說，是請你把話說清楚！……啊……哦，你是工業廳呀，找誰呀？……“朱叶”？……我們這裡沒有姓朱的……什麼？啊！你找主席呀，找哪個主席？……真把人憋死了！……什麼？……有要緊事？他現在不在，還沒上班，沒到辦公時間……喂，你打2836能找到主席。（把電話一甩）真要命，溫州話一句也不懂！

〔陳有生跛着腳走了進來。他腳上生了

疗瘡，剛開刀才三天，走路很不方便。他進來正好看見周華放下電話。

陳有生：那兒來的電話？（看看周華）哎，為什麼不高興呀？

周 華：工業廳來的，說是要找主席，有要緊事。他滿口的溫州話，噯哩呱啦的，一句也听不懂，真把人急死了。

陳有生：哦，是這麼回事。工作嘛，要耐心，大家又不是有意這樣的。

周 華：哎，陳付主席，主席不是說了，這個星期要你在家里好好休養，你的腳開刀才三天，又跑來幹什麼？

陳有生：在家里又沒什麼事做，把人悶壞了。不要緊，反正傷口快好了。

周 華：不行！醫生不是說了，要你休息一個星期。剛開了刀，不能走動。干嗎不聽醫生的話呢？

陳有生：腳開了刀，手是好的，動動腦筋總可以呀！你想，我剛調來不久，情況不熟悉，工會的业务也是外行，不抓緊時間熟悉熟悉情況，學習一下上級的指示，怎麼能把工作幹好呢？你說對不對？（說着就打開抽屜，拿出一疊文件來閱讀）

周 華：工作重要，身體也重要，身體不好會妨

碍工作的。上次我病了，你就是这样对我说的，对不对？

陈有生：我不要紧……

周 华：不，你还是回家去，我给你叫车子去。

（欲走）

陈有生：小周，我既然来了，让我白跑一趟吗？
我坐在这里不走动，好不好？

周 华：（不得已）那你坐在沙发上吧，那兒坐得舒服点。

陈有生：这里一样。

周 华：那我就给你搬过来。（要搬沙发）

陈有生：别搬别搬，我自己来。（立起）

〔周华扶陈有生坐到沙发上，又搬了一只凳子过来，陈有生谦逊地站起来。〕

陈有生：小周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

〔周华不让他站起，把凳子放在他面前。〕

周 华：你把脚放在凳子上；要不，等会坐久了，脚会不好受的；（为陈有生搁脚，见他不语）怎么了，你眼睛都红了？

陈有生：（周华对他的照顾，使他想起了往事，激动地）不：没什么。小周呀，自从我脚上生了这么个小瘡，組織上和同志們照顾的太使人过意不去，看看现在，想想过去，真叫人……

周 华：陈付主席，你想起什么了？……

陈有生：一提起这个脚，就想起在解放前，为了养活一家十三口人，我和我哥哥给人挑行李，资本家真黑心，把担子装得满满的，足足一百五十斤，要挑过九十里的高山，越挑担子越沉，脚上起了核桃大的水泡，走一步就象针扎一样，当时就和哥哥抱头大哭，真想跳山崖死了算了；可是一想到家里还有老小十二口人，只得忍痛再走。那时，誰可憐你；可是现在，长了这么个小瘡，党关怀同志们照顾。說真的，要是沒有党，就沒有我陈有生。小周，看看今天的幸福生活，真得好好的工作，才对得起党和同志们。

周 华：是呀……

陈有生：好了，你工作吧。

周 华：（把文件給陈有生）对了，有你一封信。（从桌上取信給陈有生）你要什么給我講，千万別站起来。

陈有生：好。（看信）啊，是老馬来的信。

周 华：誰？

陈有生：我的一个老同志，过去在一个鍋爐小組的。（拆信）喲，是一份合理化建議。

周 华：合理化建議，怎么寄到你这兒来了？

陈有生：他要我帮他看看。（聚精会神地研究）真要采用他这个建议，他们一个月可以节约六十吨煤。这个办法要是在全省推广，那可以节省多少煤呀！（全神贯注在这合理化建议里）

〔电话铃响。

周 华：（接电话）喂，那兒？……工业厅……是啊，是省工会，你是谁？……哦，找谁呀？……（看陈有生一眼）他在呀，……哦，刚才你们那里有位同志打电话来，没把话说清楚。……有什么事呀？……哦……哦……哦……恐怕不行吧；他刚开刀，医生不让他走动；我们刘主席也说了，不让他工作，要休养，那怎么办呢？……嗯……好，就这样吧，你们马上就来，我告诉他。（挂了电话）

陈有生：谁来的电话？

周 华：工业厅来的，是朱厅长亲自打的。

陈有生：哦，有什么事？

周 华：第一丝织厂的锅炉出了事故，已经停工了，要请你到他们厂去一趟。我说你刚开刀不能走动，朱厅长要我告诉你在這兒等着，丝织厂厂长马上到工会来和你谈谈情况。

陈有生：詳細情况怎么样？

周 华：他没說；只說，不叫你去了。

陈有生：你怎么不讓我接！一个厂的鍋炉就好比人的心臟，鍋炉出了事，生产就得停頓。我这点小病算什么，我可以去。（立起，打電話）是工业厅嗎？請朱厅长听电话……我是陈有生……剛才你說絲織厂鍋炉的情况……哦……哦……我可以到絲織厂去一趟，我的脚沒有問題。……哦，厂长已經到我們这兒来了……好的……好的……我等他。（攔電話）小周，以后象这样的事情，不能随便就回絕了。

周 华：我接受你的意見；可是你的脚不好，怎么能去呢？还是等他們厂长来談談情况再說吧。

〔陈有生走至桌边坐下，看文件。一会，外面敲門声。〕

〔黃厂长声：陈村主席在嗎？〕

周 华：請进来。

〔黃厂长上。陈有生站起来，迎向前。〕

黃厂长：（上前与陈有生握手）陈有生同志，（看陈有生的脚，連忙扶他坐下，边說）你别招呼了。你坐下，你坐下。

陈有生：你是——

黃厂长：我剛从工业厅来。

陈有生：哦，你是黃厂长，請坐。听说你們厂鍋

炉出了事故。

黃廠長：是啊，真急人！今天已經停工了。事故来得突然，我們怕繼續进行生产，会发生更大的意外，不得不停下来；可是停一天，就造成八万元左右的損失。我剛到厂不久，生产情况还不全摸底；省里很关心我們，組織了一个檢查組幫助我們。

陈有生：檢查过了？

黃廠長：檢查过了。

陈有生：情况怎么样？

黃廠長：（从皮包里取出檢查报告）靠近火头的地方下墜了一块，有25公厘到30公厘左右。

陈有生：原因檢查出来沒有？

黃廠長：一位工程师他說是設計制造問題，要大修，可是他又不敢負責任。

陈有生：司炉工人提出什么意見沒有？

黃廠長：沒提出具体意見，但是不同意是設計制造問題。因为事故的原因不能肯定，所以如何处理就不能决定。本来想請陈付主席到我們厂去一趟，可是你的脚又剛开刀不久。

陈有生：沒关系，剛剛我又打电话給朱厅长，我可以去。他要我在这兒先等你研究研究。

黃廠長：是啊，如果你沒有病，你再忙，也要請

* 你去；可是現在……

陈有生：这点小病算什么？走，我們現在就走。

小周，你去告訴一下主席，告訴他我去第一絲廠了。

周 华：不行，主席不會同意的。

陈有生：你去問一下嘛！

〔周华下。

黃廠長：陈付主席，我看，還是把詳細情況給你汇报了，看看事故的原因是什麼，如果能不去……

陈有生：不，如果不到現場实地觀察，很難作出判斷。走，咱們走吧。

〔周华上。

周 华：陈付主席，我問過主席了，他不同意你去，要讓你在家里好好休息。

陈有生：我这脚已經好了。（欲下）

〔黃廠長跟着陈有生。

周 华：（对黃廠長）同志，陈付主席的脚开刀才三天，不能动呀！

陈有生：誰說的？我自己找主席去。（拉黃廠長下）

周 华：陈付主席！（追出去）

〔電話鈴急响。

周 华：噯呀！真要命！（只得回来接電話）

——幕急落

第二場

時間：當天上午。

地點：第一絲織廠。

布景：這是鍋爐車間工人們的休息室。正面有門通外面，右邊就是鍋爐間。台中靠右，放着一張方桌，幾張椅子，這是工人們臨時集會用的。正面和左面靠牆各放了一張長條椅，是供工人們休息的。門邊有茶桶。牆上挂滅火機及小黑板。另外牆上還有一些招貼圖。

〔幕啟：台上無人。——陳有生此刻已來到現場，並且已鑽進鍋爐去檢查了。〕

〔少頃，張工程師上。他不滿陳有生的檢查辦法，從鍋爐車間現場出來。鄒主任在他後面追上。〕

鄒主任：老張，陳有生同志正在檢查哪，你怎么走了呢？

張工程師：我把我的看法已經談了，現場的情況也與你們談了，現在主要是停工大修，再談也談不出什麼名堂來。我看陳有生同志鑽到鍋爐里面去也不一定能發現什麼問題。

鄒主任：檢查嘛，各人有各人的方法，你也不用為這生氣呀！陳有生同志等會兒還要找你研

究呢。

張工程師：陳有生同志這方面經驗很豐富。好了，我局里還有些事要去辦，我先走了。

鄒主任：哎，看你，（攔住他）

張工程師：陳有生的經驗很豐富，還要我這個半吊子去干什么？再說我的意見你們又認為不可靠，我就沒有就在此兒的必要了。

鄒主任：老張，咱們是老同志啦，我說一句話你別見氣，你的情緒不對頭啊！工作嘛，多幾個人商量總有好處的。走，走吧！（拉張工程師欲下）

〔孫菊英上。〕

孫菊英：鄒主任，你在此兒呀，我們到底什麼時候才能复工呀？小組里同志們都急死了，讓我來問問你。

鄒主任：你急，我比你更急！這不是正在研究解決嗎？你們先討論一下下個月的生產計劃，我得走啦！（拉張工程師）哎，走吧，走吧！

〔二人同下。〕

孫菊英：噯，那我們這個月的生產任務怎麼辦呢？噯……這個人，真倒楣！

〔李金鳳上。〕

李金鳳：大姐，你怎么在此兒？哎，告訴你一個

好消息。

孙菊英：都停了二天工了，还有什么好消息！

李金鳳：看你这个样兒，嘴翘得都能挂油瓶了。

厂長把陈有生同志請来了。

孙菊英：什么？是不是咱們全省有名的鍋炉專家
陈有生？

李金鳳：当然是他了。

孙菊英：哎呀，好呀！那修好鍋炉沒問題了。人
在那兒？咱們組織个欢迎队去欢迎他好不
好？走！（拉李金鳳）

李金鳳：（打开孙菊英手）別放馬后炮——
啦！人家陈有生同志一来就到了現場，脚
開刀还没有好，一拐一拐的，一下就鑽到鍋
炉里去檢查了。

孙菊英：怎么，已經鑽到鍋炉里头去了！

李金鳳：是呀，人家就不象我們厂長从什么局
来的張工程师，光在鍋炉旁边敲敲打打，
口說要大修，陈有生同志就不这样。

孙菊英：哎呀，你还不知道呢，他以前在閘口
务段，听說火紅的鍋炉他都往里面鑽呢，
了不起！他在現場？咱們去看看好吧？走

〔赵师傅匆匆上，到处找人。〕

孙菊英、李金鳳：赵师傅！（見赵师傅未理，

大喉嚨) 趙師傅：鍋爐修得怎么样了？几時開工？

〔趙師傅仍未理他們。

李金鳳：趙師傅：你怎么啦？（喊得趙師傅停下來）人家陳有生同志來幫着檢查，都鑽進鍋爐去了；你是司爐，怎么不去照料一下呢？

趙師傅：毛丫頭，我找人！

李金鳳：找誰呀？

趙師傅：找你那位瞌睡蟲錢玉清。

李金鳳：什麼你那位你那位：小錢這几天打瞌睡還不是因为熬夜搞合理化建議搞的，你別拿老眼光看人。

趙師傅：好，好，不扯了。你看見他沒有？有要緊事找他。

李金鳳：你找他干什么？

趙師傅：為了鍋爐的事，陳有生師傅要找他談談。

李金鳳：鍋爐和小錢有什麼關係，張工程師不是說是設計製造上的毛病嗎？

趙師傅：我沒功夫和你聊閒天，問你看見小錢走嗎？

金鳳：我剛才看見他在这兒。

趙師傅：那我也知道，我問的是現在！

李金鳳：現在我也不知道。

孫菊英：金鳳，我們幫趙師傅去找小錢去。

李金鳳：好吧。

〔孫菊英和李金鳳下。李金鳳還學趙師傅的樣子。

趙師傅：咳，半天沒在廠，就出了这么大的事故：（匆匆的下）

〔鄒主任、黃廠長、張工程師和陳有生上。陳有生滿臉滿手黑灰，拐着腿，手中拿着錘、電筒和兩塊水鏽（即水垢）。

黃廠長：陳付主席，到辦公室休息一下吧。

陳有生：不要緊，不累；

鄒主任：陳付主席腳不好，先在這兒坐坐，休息一下。

陳有生：好，好，（一面坐下，一面將錘、手電筒和兩塊水鏽放在桌上）我們抓緊研究研究事故的原因吧。司爐同志呢？

黃廠長：剛才和那個年青的司爐錢玉清談了一下，轉眼就不知道跑到那兒去了，已經讓趙師傅去找他了。

陳有生：張工程師，根據你的觀察結果，事故是怎麼發生的呢？

張工程師：我還是我的老看法，主要是設計製造